



革命题材一直是古巴文学的最为醒目的标签之一。不论是19世纪的古巴独立战争，还是20世纪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对亲美独裁统治的古巴革命战争，革命构成了古巴近现代史的主旋律。

神秘。这种感觉，恰似古巴诗人、1986年古巴国家文学奖获得者埃利塞奥·迭戈的描述：“太多的光 / 与尘埃 / 形成一道道别的墙 / 阻碍我想起一个 / 名字 / 的习惯 / 于是我开始想象自己是某扇门 / 夜不能寐 / 凝视着阴影处散发出的细碎声响 / 在那些分散排布的巨大柱子周围 / 在那一大片寂静中。”

人民的电影

“我是古巴，哥伦布曾在这里登陆，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是人类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土地。’哥伦布先生，谢谢你。当你第一次看到我，我正在欢歌笑语，我挥舞着棕榈叶向你致意，我曾以为你的船队带来的是欢乐。”

“我是古巴，船队夺走了我的蜜糖，只给我留下泪水。奇怪的是，蜜糖——哥伦布先生——它饱蘸泪水，却益发甜美。”

古巴的热带气候养出了大片甘蔗地，殖民地时期，制糖业成为古巴的支柱性产业，更让古巴有了“世界糖罐”之称。1964年，古巴艺术与电影工业委员会（古巴）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苏联）联合出品了一部剧情片《我是古巴》，苏联导演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通过旁白的形式展现了上面这段第一人称视角的独白。

影片中，游动的长镜头和别出心裁的斜角度构图以极富诗意的方式，带领观众深入这片土地。从衣香鬓影的首都哈瓦那到遍地废墟的贫民窟，镜头时而穿梭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时而飞掠过丛林间的游击战，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动乱时期古巴的景致。

实际上，古巴的历史，与殖民和革命纠缠颇深。古巴电影的内容也与这片土地所经历的一切息息相关。银幕从革命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中汲取营养，外国控制、组织涣散、政治软弱、大庄园与乡村的凋敝等主题不时出现在影片中，是否满足政治需要甚至一度成为古巴电影价值的主要评判标准。

古巴社会变革引起了国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许多电影人受邀前来，为当时的古巴留下不少影像记录。与很多曾经“闭门造车”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不同，古巴电影的国



2023年5月28日，古巴哈瓦那，电影艺术和工业研究所举办电影海报展览。

际交流几乎从未中断过。1985年12月曾拍摄了《胡安·辛·辛历险记》的古巴著名电影导演朱里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被卡斯特罗告知要创办一所影视学校，时任古巴电影局（ICAIC）局长的加西亚·埃斯皮诺萨负责了此事，好莱坞二重唱组合杰克·莱蒙与格瑞格里·派克被聘请为国立电影学院的首批外国电影教师。近年来访古巴电影局和古巴国际电影学院的好莱坞电影人包括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斯蒂文·索德伯格、弗朗西斯·科波拉、西恩·潘和凯文·科斯特纳等国际影视名人。其中凯文还在讽刺古巴导弹的电影《惊爆13天》中出演卡斯特罗。

我国电影行业也早在2011年就与古巴电影进行过亲密交流。那年的第2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哈瓦那组曲》《红色城市》《毛里西奥的日记》《老房子》4部影片将古巴的社会风貌与自然景观带到中国银幕，其中《哈瓦那组曲》更是一举斩获了观众最喜爱的外国影片奖。

2016年，“影载中华情 圆梦新丝路”国际影片巡展与交流活动先后在苏州、泉州和南京三地举办，古巴电影《人性》参展。凭借贴近生活的写实表达和对古巴社会不同阶层人物的细腻刻画，该片获得中国电影学界和业界的高度赞誉。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张永祎不无感慨地表示，从中“领略到别具一格的异国文化、异域风情和异样图景。能发现差异性，也能透视到中国的惊喜和中国的力量”。